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一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初誦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弥絺羅國菴婆羅園尒時尊者善生初始出家剃除鬚髮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諸比丘此族姓子善生有二種端嚴一容貌瓌偉天姿挺特二能剃除鬚髮身服法衣深信家法會歸無常出家學道盡諸煩惱具足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身證無為生死永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佛說是巳即說偈言

比丘常寂定　除欲離生死　住寂後邊身
能破於魔軍　修心斷諸結　端正無等倫

佛說是經巳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遶說法當于尒時有一比丘容色憔悴無有威德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叉手合掌向諸比丘在一面坐時諸比丘皆作是念今此比丘何故如是顔容毀悴

無有威德世尊尒時知諸比丘心之
所念即告之言汝諸比丘見彼比丘
礼我已不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
然已見佛復告言汝等今者勿於彼
所生下劣想何以故彼比丘者所作
已辦獲阿羅漢捨於重擔盡諸有結
得正解脫而今汝等不應於彼生輕
賤想汝等若當知見如我然後乃可
籌量於彼若妄稱量則為自損尒時
世尊即說偈言

孔雀雖以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高飛
外形雖有美儀容　未若斷漏功德尊
今此比丘猶良馬　能善調伏其心行
斷欲滅結離生死　受後邊身壞魔軍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
陁竹林尒時提婆達多獲得四禪而
作是念此摩竭提國誰為最勝覆
自思惟今日太子阿闍世者當紹王
位我今若得調伏彼者則能控御一
國人民時提婆達多作是念已即往
詣阿闍世所化作為寶從門而入非
門而出又化作馬寶亦復如是又復

方字

化作沙門從門而入飛虛而出又化
作小兒衆寶瓔珞莊嚴其身在阿闍
世膝上時阿闍世抱取嗚唼唾其口
中提婆達多貪利養故即嚥其唾提
婆達多變小兒形還伏本身時阿闍
世見是事已即生邪見謂提婆達多
神通變化踰於世尊時阿闍世於提
婆達多所深生敬信日送五百車食而
以與之提婆達多與其徒衆五百人
俱共受其供時有衆多比丘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飲食已訖往詣佛所白
佛言世尊向以時到入城乞食見提
婆達多招集遠近大獲供養佛告諸
比丘汝等不應於提婆達所生願羨
心所以者何此提婆達必為利養之
所傷害譬如芭蕉生實則死蘆竹葦
駏騾懷妊等亦復如是提婆達多得
於利養如彼無異提婆達多愚癡無
智不識義理長夜受苦是故汝等若
見於彼提婆達多為於利養之所危
害宜應捨棄貪求之事審諦觀察
當作是解莫貪利養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死　蘆竹等亦然　貪利者如是

方守

必能自傷損　而此利養者　當為集損减
攖愚為利養　能害於淨善　辟如多羅樹
斬則更不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食時已到著
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諸比丘聞釋子
爲首比丘在於城內遇病命終食訖
迴還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聞爲首比丘其命已終
唯願世尊為我解說爲首比丘為生
何處受何果報佛告諸比丘夫能增
長三非法者身壞命終必墮地獄云
何名為三種非法所謂增長慳貪愚
癡瞋恚今此比丘犯三非法比丘當
知墮於地獄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生不善心　成就貪瞋癡　此身自作惡
還復害於已　如芭蕉生實　自害於其身
若無貪瞋癡　是名為智慧　不害於已身
是名勝丈夫　是以應除斷　貪瞋癡大患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長老難陁著鮮淨衣執
持好鉢意氣憍慯陵蔑餘人自貢高
言我是佛弟姨母之子尒時衆多比
丘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
佛言世尊難陁比丘著鮮潔衣手持
淨鉢稱是佛弟云是姨子內自憍慯
陵蔑餘人佛聞語已遣一比丘往名
難陁時一比丘受佛勅已往至其所語
難陁言世尊喚汝難陁聞已即詣佛
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難陁汝實
著鮮潔衣手持好鉢稱是佛弟姨母
之子憍慢於人有是事不難陁荅言
實尒世尊佛告難陁汝今不應作如
是事汝今應當樂阿練若處冢閒樹
下納衣乞食若是我弟姨母所生應當
修行如是等事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當云何見 難陁樂苦行 如彼阿練若
冢閒坐乞食 山林閑靜處 捨欲而入定
佛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難陁往至佛所頂
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告諸比

丘善說法中難陀比丘宷為第一容
儀端正豪姓之子難陀比丘宷為第
一能捨盛欲難陀比丘宷為第一叔
攝諸根飲食知量於初後夜精勤修
道修念覺意常現在前難陀比丘宷
為第一云何名難陀比丘能攝諸根
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難陀能攝
諸根云何名難陀比丘飲食知量食
以止飢不為色力為修梵行裁自取
足如似脂車又如治瘫不為色力肥
鮮端正是名難陀飲食知量云何名
難陀比丘於初後夜精勤修道晝則
經行夜則坐禪除陰盖心於其初夜
洗足已訖正身端坐繫念在前入于
禪定訖於初夜又於中夜右脇著地
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修念覺意於後
夜初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而此難陀
於初後夜專心行道等無有異族姓
子難陀得宷上念覺難陀比丘撿心
不散正觀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
撿心觀察不令錯乱苦受樂受不苦
不樂受悉知緣起知此諸受起滅久
近亦知諸想起滅因緣亦知諸覺當

亥守

住起滅因緣令諸比丘當作是學守
攝諸根飲食知量初中後夜精勤
修習修寤上念覺當如難陁佛告諸
比丘我今教汝學難陁比丘所修之
行設有比丘所修之行猶如難陁我
今亦當教汝等學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能善攝諸根者　亦能繫念節飲食
是則名為有智人　善知心起之體相
難陁如是我所歎　汝等應當如是學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有比丘名曰窒師是佛
姑子恃佛故恒懷憍慢不敬長老有
德比丘無有慚愧每常多言若諸比
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時諸比丘見
其如是往詣佛所合掌礼足在一面
坐白佛言世尊窒師比丘常生憍慢
自說我是佛姑之子輕慢諸餘長老
比丘恒多言說若諸比丘少有所說
便生瞋忿佛告諸比丘汝等今者可
往喚彼窒師比丘諸比丘等受佛教
已往喚窒師窒師受勅即詣佛所礼
佛足已在一面立如来尒時告窒師

言汝見諸長宿比丘無恭敬心無慚
無愧自多言說若諸比丘少有所說
便生瞋忿為實尒不窒師白言實尒
世尊佛告窒師汝今若是我姑之子
應於宿德長老諸比丘深生恭敬有
慚有愧應自少語聞他所說冝應忍
受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恒應修善莫生瞋　若生瞋恚名不善
窒師汝今於我所　冝應斷瞋及憍慢
習行諸善修梵行　若如是者我慶悅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毗舍佉沙門般闍羅子
於講堂上集諸比丘而為說法言辭
圓滿所說無滯能令大衆聞者悅豫
聽之無猒即得悟解時諸比丘聞其
所說踊躍歡喜至心聽受供養恭敬
撿心専意聽其說法不為利養及與
名稱應義才辯無有窮盡能令聞者
憶持不忘時會大衆皆如是聽有諸
比丘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
白佛言世尊毗舍佉比丘般闍羅子
在講堂上為衆說法不為利養名稱

万守

讚嘆應義辯才無有窮盡能令聞者
憶持不忘佛告諸比丘汝可往喚彼
毗舍佉般闍羅子時諸比丘受教往
喚毗舍佉既受勑已來詣佛所頂礼
佛足在一面立佛問毗舍佉言汝實
集諸比丘為其說法乃至令諸比丘
至心聽受有是事不荅言實尒佛讚
之言善哉善哉毗舍佉汝集諸比丘
在講堂上為其說法又復不為利養
名稱言辭圓滿聞者歡喜至心信
受汝自今已後常應如是說法饒益
汝諸比丘若多若少應行二事一者
應說法要二者若無所說應當默然
不得論說諸餘俗事汝等今者莫輕
默然而默然者有大利益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若諸大衆中　愚智共聚集　若未有所說
人則不別知　若有所顯說　然後乃別知
是故汝今者　常應說法要　熾然於法炬
竪立仙聖幢　諸阿羅漢等　咸妙法為幢
諸仙勝人等　以善語為幢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當于尒時有衆多比丘集講
堂中各作衣服時有一年少比丘出
家未久新受具戒在僧中坐不作僧
衣時諸比丘作衣已訖往至佛所頂
礼佛足在一面坐諸比丘白佛言世
尊我等比丘在講堂中裁作衣服此
年少比丘在僧中坐不為衆僧造作
衣服佛告年少比丘言汝實不佐衆
僧而作衣耶比丘白佛言世尊我隨
力所能亦為僧作尒時世尊知彼比
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勿嫌年
少比丘無所作也彼比丘者所作已
辦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於重擔獲
於正智心得解脫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涅槃法　終不為彼　懈怠無智
之所獲得　猶如良馬　上大丈夫
斷除愛結　盡諸煩惱　除祛四取
獲于寂滅　能壞魔軍　住冣後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名曰長老獨止
一房讚歎獨住時諸比丘往詣佛所

方宇

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
長老比丘讚嘆獨住獨行獨坐佛告
比丘汝可喚彼長老比丘時一比丘
往至其所語長老言世尊喚汝長老
比丘受教勅已来詣佛所頂礼佛足
在一面立佛告長老汝實獨住讚嘆
獨坐行法耶長老白佛言實尒世尊
佛復告言汝今云何樂於獨住讚嘆
獨住長老白佛言世尊我實獨入聚
落獨出獨坐佛復告言更有獨住勝
汝獨住何等是耶欲本乾竭来欲不
起現欲不生是名婆羅門無我我所
斷於疑結遠離諸入藏於煩惱尒時
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　我悉知之　捨棄一切
盡諸愛結　如此勝法　名為獨住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長老僧鉗從驕薩羅國
遊行至舍衛國到祇樹給孤獨園尒
時本二知僧鉗来至舍衛國著衣服
瓔珞種種莊嚴携將其子至僧鉗房
時尊者僧鉗露地經行到尊者所而

語之言我子稚小不能自活故来相
見尊者雖與相見不共其語第二第
三亦作是說尊者僧鉗雖復相對了
不顧視亦不與語本二即言我来見
尒不共我語此是尒子尒自養活著經
行道頭棄之而去遠住遥看尒時尊
者亦復不共子語本二復自思念今
此沙門善得解脫能斷愛結彼仙所
斷盡以獲得不滿所願還来取兒負
還向家尒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
耳具聞僧鉗本二所說尒時世尊即
說偈言
見来亦不喜　見去亦不憂　捨除愛欲者
冣上婆羅門　来時既不喜　去時亦不憂
離垢清淨行　名智婆羅門
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生及惡色　提婆弃為首　二難陁室師
般闍羅少年　長老并僧鉗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仙人山
中時尊者阿難處於閑靜嘿自思惟
世尊昔来說三種香所謂根茎華香
一切諸香不出此三然三種香順風
則聞逆風不聞尊者阿難思惟是已

即從坐起往至佛所礼佛足畢在一
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獨處閑
靜嘿自思惟世尊所說根莖華等三
種之香衆香中上然其香氣順風則
聞逆則不聞世尊頗復有香逆風順風
皆能聞不佛告阿難如是如是世有
好香順逆皆聞何者是耶若聚落城
邑若男若女修治不煞不盜不婬不
妄語不飲酒若諸天及得天眼者盡
皆稱嘆彼城邑聚落若男若女持五
戒者如是戒香順逆皆聞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若栴檀沉水　根莖及花葉　此香順風聞
逆風無聞者　持戒香丈夫　芳馨遍世界
名聞滿十方　逆順悉聞之　栴檀及沉水
優鉢羅拔師　如此香微劣　不如持戒香
如是種種香　所聞處不遠　戒香聞十方
殊勝諸天香　如此清淨戒　不放逸為本
安住無漏法　正智得解脫　衆魔雖欲求
莫知其方所　是名安隱道　此道寂清淨
永離於諸向　捨棄於衆趣
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與千

比丘俱先是婆羅門者舊有德獲阿
羅漢諸漏已盡盡諸有結所作已辦
捨於重擔逮得已利如来往至善住
天寺祠祀林中頻婆娑羅王聞佛到
彼祠祀林閒時頻婆娑羅王即將騎
隊有万八千輦轝車乘万有二千婆
羅門居士數千億万前後圍遶往詣
佛所至佛所已捨爲馬車釋其容餝
往至佛所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
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三自稱說佛
言如是如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時
頻婆娑羅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摩竭
提國諸婆羅門及以長者礼佛足已各
前就坐時此坐中或有舉手或嘿然
坐尒時優樓頻螺迦葉坐於佛所摩
竭提人咸生疑惑而作是念爲佛是
師爲優樓迦葉是師耶尒時世尊知
摩竭提人深心所念即以偈問迦葉曰
汝於優樓所　久修事火法　今以何因緣
卒得離斯業
優樓頻螺迦葉以偈荅曰
我先事火時　貪著於美味　及以五欲色
此皆是垢穢　以是故棄捨　事火祠火法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知汝不樂　五欲及色味　汝今所信樂
當為人天說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復說偈言
我先甚愚癡　不識至真法　祠祀火苦行
謂為解脫因　辟如生盲者　不見解脫道
今遇大人龍　亦我正見法　今日始覩見
無為正真迹　利益於一切　調御令解脫
佛出現於世　開示於真諦　令諸含生類
咸得覩慧光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今為善来　所求事已得　汝有善思力
能別冣勝法　汝今應觀察　大衆之深心
為其現神變　使彼生敬信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即時入定起諸
神通身昇虛空坐卧經行即於東方
行住坐卧現四威儀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入火光三
昧出種種色光於其東方現其神變
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足已在佛
前住頂礼佛足合掌而言大聖世尊
是我之師我於今者是佛之子佛言
如是如是汝從我學是我弟子佛復

玄字

命言還就汝坐時摩竭提頻婆娑羅
王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有陁驃比丘力士之子世
尊于時勅陁驃比丘料理僧事陁驃
比丘奉命典知後於一時有一比丘
名弥多求於衆僧次應當受請陁驃
尒時即依僧次遣弥多求比丘應請
詣彼值彼設供飲食麁澁如是再三
私自惆悵生大苦惱向其姊妹弥多
羅比丘尼説陁驃所差因緣每得麁
澁苦惱於我即語弥多羅比丘尼言
姊妹陁驃比丘三以悪食苦惱於我
而汝今者寧不為我設諸方便報彼
怨耶弥多羅比丘尼言我當云何能
得相佐弥多求比丘言為汝計者汝
往佛所言陁驃比丘先於我所作非
梵行我當證言實尒實尒弥多羅比
丘尼言我當云何於淨戒人而作毀謗
弥多求言姊妹汝若不能為我作此
事者我自今後更不復能與汝言語
比丘尼言汝意必尒我當從汝弥多求
比丘言姊妹我今先去汝可後來弥

多比丘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
坐弥多羅比丘尼復詣佛所礼佛足
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陁驃
力士子乃於我所作非梵行弥多求
比丘言實尒世尊時陁驃比丘在大
衆中佛告陁驃比丘言聞是語不尒
時陁驃比丘白佛言世尊佛自知我
佛告陁驃汝今不應作如是語若作
是事汝當言憶若不作者當言不憶
即白佛言世尊我實不憶有如此事
時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此陁驃比丘
共弥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弥多求
比丘證言我見陁驃比丘於弥多羅
比丘尼所作非梵行陁驃比丘欲何
所道佛告羅睺羅若彼弥多羅比丘
尼證謗於汝言羅睺羅今於我所作
非梵行弥多求比丘亦復證言我
實見羅睺羅於彼弥多羅比丘尼
所作非梵行汝何所道羅睺羅白佛
言世尊我若被誣唯言婆伽婆自證
知我佛告羅睺羅汝尚知尒況彼清
淨無有所犯而當不知作如是語佛
告諸比丘汝等可為陁驃比丘作憶

方守

念羯磨弥多羅比丘尼以自言故為
作滅擯尒時諸比丘受佛勑已於弥
多求比丘苦切撿挍語弥多求比丘
言陁驃比丘共弥多羅比丘尼作非
梵行為何處見為獨見耶為共人見
如是責問弥多求比丘不能得對方
言誣謗陁驃比丘先於僧次差我受
請三得麁食我今實以貪瞋癡故而
生此謗尒時世尊出於静室在衆僧
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
已為陁驃比丘作憶念羯磨復為弥
多羅比丘尼作滅擯竟已為問弥多
求知其虚謗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成就一切　所謂虚妄語　則為棄後世
無悪而不造　寧當以此身　呑食熱鐵丸
不以破戒身　而受淨信施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陁驃比丘往詣佛所於大
衆中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於今
者欲入涅槃唯願世尊聽我滅度如
是三請佛告陁驃汝入涅槃我不遮
汝時陁驃比丘於如来前作十八種

變踊身虛空即於東方現四威儀青
黃赤白種種色像或現為水或現火
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
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
小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南西北方亦
復如是作是事已即於空中入火光
三昧光炎熾然如大火聚即入涅槃
無有遺燼猶如酥油一時𪹟盡尒時
世尊即說偈言

辟如熱鐵　椎打星流　散已尋滅
莫知所至　得正解脫　亦復如是
已出煩惱　諸欲淤泥　莫能知彼
所趣方所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化摩竭陁國桃
河樹林見放牧人稱此林中有鴦掘
魔羅賊或傷害人佛告牧人言彼賊
或能不見傷害即便前進復見牧人
亦作是語佛如前荅至於再三佛故
荅言彼惡人者或不見害佛到林中
鴦掘魔羅遥見佛來左手持鞘右手
拔刀騰躍而來彼雖奔走如來徐步
不能得及鴦掘魔羅極走力盡而語

佛言住住沙門佛語之言我今常住
汝自不住鴦掘魔羅即說偈言
沙門行不止 自言我常住 我今實自住
今言我不住 云何尒言住 道我行不住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於諸衆生 久捨刀杖害 汝惱乱衆生
不捨是惡業 是故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於有形類 捨諸毒惡害 汝不止惡業
常作不善行 是故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於諸有命 捨除衆惱害 汝害有生命
未除黑闇業 以是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樂於已法 攝心不放逸 汝不見四部
一切所不住 是名我實住 汝名為不住
鴦掘魔羅復說偈言
我久處曠野 未見如此人 婆伽婆來此
亦我以善法 我久修惡業 今日悉捨離
我今聽汝說 順法斷諸惡 以刀內鞘中
投棄於深塹 即便稽首礼 歸命於世尊
信心甚猛利 發意求出家 佛起大悲心
饒益諸世間 尋言汝善來 便得成沙門
尒時鴦掘魔羅族姓子鬚髮自落被
服法衣已得出家處於空靜心無放
逸專精行道勤修精進以能專精攝

心正念修無上梵行盡諸苦際於現法中自身取證明知巳法自知我生巳盡梵行巳立所作巳辦不受後有

尒時尊者無害巳成羅漢得解脫樂即說偈言

我今字無害　後為大殘害　我今名有實
真實是無害　我今身離害　口意亦復然
終不害於他　是真名無害　我本血塗身
故名鴦掘摩　為大駛流漂　是故歸依佛
歸依得具戒　即逮得三明　具知佛教法
導奉而修行　世間調御者　治以刀杖捶
鐵鉤及鞭轡　種種諸楚撻　世尊大調御
捨離諸惡法　去離刀杖捶　真是正調御
渡水須橋舩　直箭須用火　匠由斤斧正
智以慧自調　若人先造惡　後止不復作
是照於世間　如月雲翳消　若人先放逸
後止不放逸　正念離棘毒　專心度彼岸
作惡業已訖　必應墮惡趣　蒙佛除我罪
得免於惡業　諸人得我說　皆除怨結心
當以忍淨眼　佛說無諍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尒時有一比丘天未明曉往趣河邊襞疊衣服安著一處入河洗浴露形出水於河岸上晞乾其身有

天放光照彼河岸語比丘言汝出家
未久盛壯好鬢何不受五欲樂非時
出家比丘荅言我今出家正是其時
獲於非時天語沙門云何出家是時
獲於非時沙門荅言佛世尊說五欲
是時佛法是非時五欲之樂受味甚
少其患滋多憂惱所集我佛法中現
身受證無諸熱惱諸有所作不觀時
日種少微緣獲大果報天復問言佛
云何說五欲是時云何佛法名為非
時比丘荅言我既年稚出家未久學
日又淺豈能宣如來至真廣大深
義娑伽婆今者在近迦蘭陁竹林尒
可自往問其疑惑天荅之言今佛侍
從大威德天盈集左右如我弱劣不
能得見汝今為我往白世尊如來慈
矜若垂聽許我當詣彼諮啓所疑比
丘荅言汝若能往我當為汝啓白世
尊天復荅言我隨汝往詣世尊所尒
時比丘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
立具以天問而白世尊尒時世尊即
說偈言
名色中生相　謂為真實有　當知如斯人

方宇

是名偈死徑　若識於名色　本空無有性
是名尊敬佛　永離於諸趣
佛問天曰汝解巳未　天即荅言未解世
尊佛復說偈言
勝慢及等慢　并及不如慢　有此三慢者
是可有諍論　滅除此三慢　是名不動想
佛告天曰汝解巳未　天荅佛言未解
世尊佛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　滅除三種慢　不觸於諸欲
滅除於瞋恚　拔除諸毒根　諸想願欲盡
若能如是者　得度生死海
天白佛言我今巳解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有一比丘於清晨朝往趣
河邊脫衣洗浴還出岸上晞乾其身
有天放光照于河岸問比丘言比丘
此是巢窟夜則烟出晝則火燃有婆
羅門見是事巳破彼巢窟并掘其地
時有智人語婆羅門言以刀掘地見
有一龜婆羅門言取是龜来復語掘
地見一甄虵語令提取復語掘地見
一肉段語令撓取復語掘地見一刀

舍婆羅門言此是刀舍語令掘取復
語掘地見楞祇芒毒虫語令掘取復
語掘地見有二道復語掘出語更掘
地見有石聚語令出石復語掘地見
有一龍婆羅門言莫惱於龍即跪彼
龍天語比丘言莫忘我語可以問佛
佛有所說至心憶持所以者何我不
見若天若魔若梵有能分別者除佛
及以聲聞弟子比丘無能得解如是
問者尒時比丘往至佛所頂礼佛足
在一面立所聞天語具向佛說世尊
云何巢窟夜則烟出晝則火然誰是
婆羅門誰是智人云何是刀云何是
掘云何為龜云何䖸虵云何肉段云
何刀舍云何楞祇芒毒虫云何二道
云何石聚云何名龍佛告比丘諦聽
諦聽當為汝說巢窟者所謂是身受
於父母精氣四大和合衣食長養乃
得成身而此身者會至散敗膖脹虫
爛乃至碎壞夜烟出者種種覺觀晝
火然者從身口業廣有所作婆羅門
者即是如来有智人者即諸聲聞刀
喻智慧掘地者喻於精進龜者喻於

五蓋蝮虵者喻瞋惱害肉段者喻慳
貪嫉妬刀舍者喻五欲㭗祇芒毒垂
喻如愚癡二道者喻於疑諸石聚者
喻於我慢龍者喻於羅漢盡諸有結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巢窟名為身　覺觀如彼烟　造作如火然
婆羅門如佛　智人是聲聞　刀即是智慧
掘地喻精進　五蓋猶如龜　瞋恚如蝮虵
貪嫉如肉段　五欲如刀舍　愚癡如㭗祇
疑者如二道　我見如石聚　汝今莫惱龍
龍是真羅漢　善荅問難者　唯有佛世尊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見一比丘身意不定諸根散乱時彼比丘遥見佛巳低頭慙愧佛乞食巳洗足入僧坊中出於靜室坐僧衆中語諸比丘言我於今朝見一比丘不攝諸根時彼比丘遥見我巳有慙愧色低頭撿情為是誰耶時彼比丘即於坐起以欝多羅僧著右肩上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心意不定諸根散者即我身是也佛言善哉

比丘見我乃能撿情攝意見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撿
情攝意如似見我汝能如是於長夜
中安樂利益有一比丘即於佛前而
說偈言
比丘乞食入聚落　心意縱乱不暫定
見佛精進攝諸根　是故佛稱為善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古仙
人住處鹿野苑中尒時世尊時到著
衣持鉢入城乞食有一比丘在天祠
邊心念惡覺嗜欲在心時佛世尊語
比丘言比丘比丘汝種苦子㧬為鄙
穢諸根惡漏有漏汁處必有蠅集尒
時比丘聞佛所說知佛世尊識其心
念生大怖畏身毛皆竪疾疾而去佛
乞食還食已洗足還僧坊中入靜房
坐從靜房出在衆僧前敷座而坐佛
告諸比丘我今入城乞食見一比丘
在天祠邊心念惡覺嗜欲在心我即
語言比丘比丘汝種苦子㧬為鄙穢
諸根惡漏有漏汁處必有蠅集是時
比丘聞佛所說生大驚怖身毛皆竪
疾疾而去佛說是已有一比丘從坐

方于

而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
種苦子云何名為鄙穢云何名為惡
漏云何名為蠅集佛言諦聽諦聽當
為汝說瞋恚嫌害名種苦子縱心五
欲名為鄙穢由六觸入不攝戒行名
為惡漏煩惱止住能起無明憍慢無
慙無愧起諸結使所謂蠅集尒時世
尊即說偈言
若有不攝諸根者　增長欲愛種苦子
作諸鄙穢常流出　親近欲覺惱害覺
若在聚落空閑處　心終無有暫樂時
若於己身修正定　修集諸通得三明
彼得快樂安隱眠　能滅覺蠅使無餘
能修得行住健處　履行聖迹到善方
得正智迹終不還　入於涅槃寂滅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食已迴還洗足攝持坐具入
得眼林中在一樹下敷草而坐起惡
覺觀貪嗜五欲得眼林神知比丘念
念於不淨在此林中不應嗜惡作如
是念我當寤寤即作是言比丘比丘

何故作癡比丘答言我當覆之林神
復語汝癡如坻以何覆之比丘答言
我以念覺用覆此癡林神讚言善哉
善哉今此比丘善知覆癡真實覆癡
佛以清淨天耳聞彼林神共比丘語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嗜欲　邪意所作　癡疣已生
衆蠅唼食　嗜欲即癡　覺觀即蠅
我慢依貪　鑽丈夫心　貪利名稱
疑惑所著　不知出要　內心修定
具學諸通　此不作癡　安隱見佛
能得涅槃

說此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尒時有一年少新學比丘不
以時節入於聚落時諸比丘處處見
彼新學比丘而語之言汝今新學未
知對治法門云何處處經歷諸家新
學比丘白諸比丘言大德諸長老等
皆往諸家云何遮我不至諸家時諸
比丘乞食食已収攝衣鉢洗足已往
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諸比丘

亥辛

等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見一年少新學比丘不以時節往至諸家我等語言汝是新學未知對治何緣非時往至他家荅我等言諸老比丘亦到諸家何故獨自而遮我耶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大曠野中有一大池有諸大象入彼池中以鼻拔取池中藕根淨抖擻已用水洗之然後乃食身體肥盛極得氣力諸小象等亦復食藕不知抖擻并及水洗合溼出食後轉羸瘦無有氣力若死若近死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大象入池時　以鼻拔藕根　抖擻洗去泥
然後方食之　若有諸比丘　具修清白法
若受於利養　無過能染著　是名修行者
猶如彼大象　不善解方便　後受於過患
後受甚苦惱　如彼小象等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難與結髮　及以二隨驃　賊并散倒吒
拔弥慙愧根　苦子并覆瘡　小大食藕根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